

• 重大主题专栏 •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多重逻辑、 基本特征及实现路径*

匡远配¹ 彭云¹ 李姗姗²

摘要：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整个国家现代化的根基。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多重逻辑，需从历史、理论、政策、结构、技术以及目标等维度予以探讨。以粮食安全为前提、以城乡融合为动力、以科技兴农为手段、以绿色发展为路径、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乡村治理为基本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符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形成了主体特征、产业特征、道路特征、模式特征、政策特征、治理特征和价值特征等方面的“中国式”特征。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需要不断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提升政府与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持续激活要素市场，并增强参与国际市场的能力，从而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国品质，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国样板。

关键词：农业强国 乡村振兴 农业农村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20077/j.cnki.11-1262/f.2024.12.002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设农业强国，从全面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明确了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方向。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对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了战略部署，为乡村振兴指明了前进方向。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根基，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将是不全面的。可以认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和底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其实现需要在国家整体现代化进程中统筹谋划。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比国家现代化整体水平低10%左右^①。这一差距与农业存在低水平陷阱有关（张晓山，2000）。

*本文通讯作者：李姗姗。

^①资料来源：《〈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聚焦农业现代化》，https://las.cas.cn/zhxw/202112/t20211202_6285446.html。

另外，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具有非同步发展特征（匡远配和陆钰凤，2016），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之间存在发展的“差速问题”（陈明，2022），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自西向东的不均衡特征（龙冬平等，2014；李成贵，2019）。

随着“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向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逐渐成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出路。学术界围绕“农业农村现代化”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内涵、特征及实现路径三个方面。深刻理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核心内涵，有助于准确把握其特征和实现路径。起初，学者普遍将农业农村现代化视为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有机耦合（陈锡文，2018；杜志雄，2021）。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也随之进入新的时期。在此背景下，学者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认识发生了深刻转变：

第一，在基本内涵方面，学者逐渐意识到，农业农村现代化并不是农业与农村两个层面现代化的简单叠加，而是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农民现代化三者有机融合而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交织、融为一体的现代化，具有农业由大到强加速转变、农村跨越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外部条件更加充足充分、农民迈入共同富裕的基础不断夯实、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健全等多重内涵（蓝红星等，2023；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2024）。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农民的现代化为核心（巩前文，2023），包括生产、生活、生态、文化和治理五个维度，五个维度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姜长云和李俊茹，2021；李明星和覃玥，2022）。

第二，在基本特征方面，学者认为，农业农村现代化表现为农业产业体系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现代化、农业经营体系现代化、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现代化、农村居民思想观念和生活质量现代化、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特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课题组，2021）。

第三，在实现路径方面，学者认为，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推进，要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魏后凯，2024），要坚持“三化一融”协同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2024），要确保粮食安全、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建立城乡经济循环体系（刘吉双等，2023），要以劳动生产率为抓手（蔡昉，2024），从要素统筹和战略推进实施两个角度出发，注重科技驱动（唐华俊等，2023；高杰等，2023）、金融助力（黄益平，2024）、人才支撑（张远和杨艳平，2023）、数字技术促进（黄季焜等，2024）以及制度创新（陈文胜，2024；杜志雄和来晓东，2023），从而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农业农村的自我更新与可持续升级。

上述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新时代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来源和参考。推进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条件（解安和张曾，2024）和经济社会基础。202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打好乡村全面振兴漂亮仗，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都是在国家层面明确提出的新概念、新命题。本文认为，从本质上讲，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从属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规律、路径等在根本上取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中国式现代化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验，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也不能照抄照搬西方发展模式（唐华俊等，2023）。读懂中国式现代化和回答好中国式现代化命题，必须深刻理解和找准中国“三农”发展的新坐标，“走自己的路”

（张明皓，2024）。“走自己的路”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部理论和实践的出发点。在理论创新层面，马克思主义农政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形成了中国的“三农”理论，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依据。通过对国际经验的解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切入点，中国正在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迷思，展现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自主性和中华文明形态的开拓性，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话语体系。在实践层面，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特点、新规律出发，基于内在逻辑演变、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方式等维度的差异性考量，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张红宇，2022）。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独特的目标体系、历史过程、理论体系和实践道路，不仅体现了典型的“中国”范式（刘吉双等，2023），也体现了实事求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智慧。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蓝图中，农业农村现代化地位更重要、作用更重大。要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理解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地位，非常有必要在中国式现代化叙事语境中系统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生演进规律，提炼并发展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体系。然而，对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及其特征的研究还未形成定论，对相关概念的辨析和同世界其他国家的比较有待展开，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逻辑起点有待进一步论证。关于新时代中国如何推进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塑造发展新优势和新动能，还需要从理论逻辑、政策思维和实践过程中寻找依据。本文将从拓展学科知识宽度和提升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自觉性角度出发，系统分析和全面把握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多重逻辑，基于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意义，系统梳理和归纳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深入理解和科学分析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政策含义，从学理性角度使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更加明确、可行且富有成效，以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上的贡献。

二、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及其与农业强国、乡村振兴的内在关联

（一）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据国情农情，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探索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现代化意味着一个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极其广泛、复杂深刻的社会变革，意味着经济的巨大飞跃，意味着以人为本程度的明显加深（吴忠民，2022）。现代化也标志着一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进步，具有动态性、空间性、全面性等特点（姜长云，2022）。本文拟从基本内容、发展历程、发展规律和政策路径四个维度科学审视和剖析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内涵。

1.从基本内容看，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个多维度的、多主体协同发展的综合进程，核心在于实现“物”和“人”的现代化。同时，农业农村现代化还包括公共服务及乡村治理的现代化，体现了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的深度融合。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不仅是农业经营制度、土地制度、组织制度、社会治理制度等基础性制度框架的现代化重塑，也是这些制度如何有效支撑并促进农业生产方式、农村发展方式和农民生活方

式等全面现代化的深刻体现。就发展速度而言，农民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要滞后于农业现代化。也就是说，“物”和技术的现代化要快得多，“人”和制度的现代化则呈现相对滞后的态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共同决定了现代化的属性，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包括对农业生产力的有效提升和对生产关系的合理优化。因此，既要注重生产力的发展和升级换代，也要注重生产关系的调整和优化。只有这样，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才能得以全面发展。

2.从发展历程看，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动态性与全面性有机统一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过程是动态变化的，具有时期性、阶段性和演化性等特征。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跨越式或指数式增长，其发展速度具有显著的阶段特征。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内涵经历了从“技术为主”范式到“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并重”范式的演进过程。20世纪60年代，中国提出了包含工业、农业、科技和国防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的方针（李裕瑞等，2014）。20世纪80年代，实现“四个现代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熊小林，2018；李静和陈亚坤，2022）。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并设计、一体推进。从现代化的全面性来看，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了从单维范式向系统性、协同性和整体性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范式转型，推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合力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应用。但是，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和信息化，难以达到“四轮驱动”^①的要求，仍然是国家整体现代化建设的“短腿”。

3.从发展规律看，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统一的现代化。一方面，农业农村现代化既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必然具有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一般性。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涵盖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的变革，体现为农业生产总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的下降、农村就业人口在全部就业人口中占比的下降、生产力的跃迁和城乡共同富裕的实现等，代表了农业大国从“大”到“强”的前进方向。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内容上的全面性、路径上的多元性、进程上的阶段性等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这反映在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境界的不断跃升和文明视野的不断开阔上，反映在中国农业由被动应对到主动选择的积极作为上，反映在中国农耕文明与现代化结合带来的“三农”自信的彰显上。

4.从政策路径看，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有机统一的现代化。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意味着，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已经上升为一项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每一项改革举措，无不包含着群众创造的贡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制度和农业产业化模式等无疑是诸多贡献中至关重要的几个。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农民创造的好做法进行及时的总结、凝练和运用，甚至将其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政策、法律，有力促进了农业农村现代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课题组，2021）。由此可见，新时

^①中国式现代化的四个轮子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参见《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学术圆桌）》，<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2/10/10/c40531-32542001.html>。

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既有重视顶层设计的一面，也有问计于民的一面，是二者的有机统一。

（二）农业强国、乡村振兴与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关联

1. 农业强国与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关联。第一，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建成农业强国的前提条件。建成农业强国，要实现高水平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且，要在世界各国的农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发挥引领作用。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农业强国的基础前提和底线保证（魏后凯和崔凯，2022）。第二，农业强国是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长远目标。建设农业强国，是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方向、重要任务和长远目标。农业强国与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互为依托、相辅相成。

2. 乡村振兴与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关联。第一，乡村振兴是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现实依据和战略导向。乡村振兴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民族复兴和国家现代化的成败。统筹推进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大领域的振兴，是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工作的总抓手。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既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目的和有效途径，也是乡村振兴实践的具体体现。第二，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本质要求，与乡村振兴具有紧密的逻辑关联，涉及“生产、生活、生态”三个方面的内容，反映着“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李裕瑞等，2014）。优先发展农业农村是乡村振兴的指导思想，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也是乡村振兴的“基本盘”和“压舱石”。

三、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多重逻辑

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逻辑理路是什么？在本文看来，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标志着重要的历史变迁和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其核心在于运用科学技术实现对农业、农村及农民的根本性改造。而改造与升级“三农”的过程，涉及多个参与主体和复杂的利益关系，也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演进轨迹紧密契合。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是立足国情农情、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体现，是多元逻辑的有机统一。

“大国小农”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与农情。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有2亿多农户，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总数的90%^①。尽管基本实现城镇化，中国仍有4亿左右人口生活在农村^②。可以预计，小农户在中国仍将长期存在。基本国情农情是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和无法绕开的基本现实，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对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基于这个逻辑起点，本文认为，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要以保障粮食安全和坚持农业基本经营制度为前提。

第一，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任务之一是确保关键农产品（如粮食）的有效供应，并在此基础上全面保障乡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既是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的

^①资料来源：《全国98%以上的农业经营主体仍是小农户》，https://www.gov.cn/xinwen/2019-03/01/content_5369755.htm。

^②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即使我国基本实现城镇化，仍将有4亿左右人口生活在农村》，https://www.guancha.cn/economy/2022_03_07_629218.shtml。

基础，也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韩长赋，2011）。在推进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保障粮食安全的核心诉求始终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

第二，在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既要坚持农业基本经营制度，也要充分重视小农生产这个基本面。当前阶段，小农户仍是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体，在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下，家庭分散经营这一“分”的层次发展得比较好，而集体“统”的层次却发展得并不到位。小农户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径深刻影响着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国家层面强调要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旨在通过上述方式缓解小农户和大生产、大市场的矛盾，在保留小农户的基础上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

基于中国的农业资源禀赋和“大国小农”的逻辑起点，本文将由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组成的宏观逻辑框架，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政策逻辑、技术逻辑、结构逻辑及目标逻辑相结合，构建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双层多重”的逻辑理路（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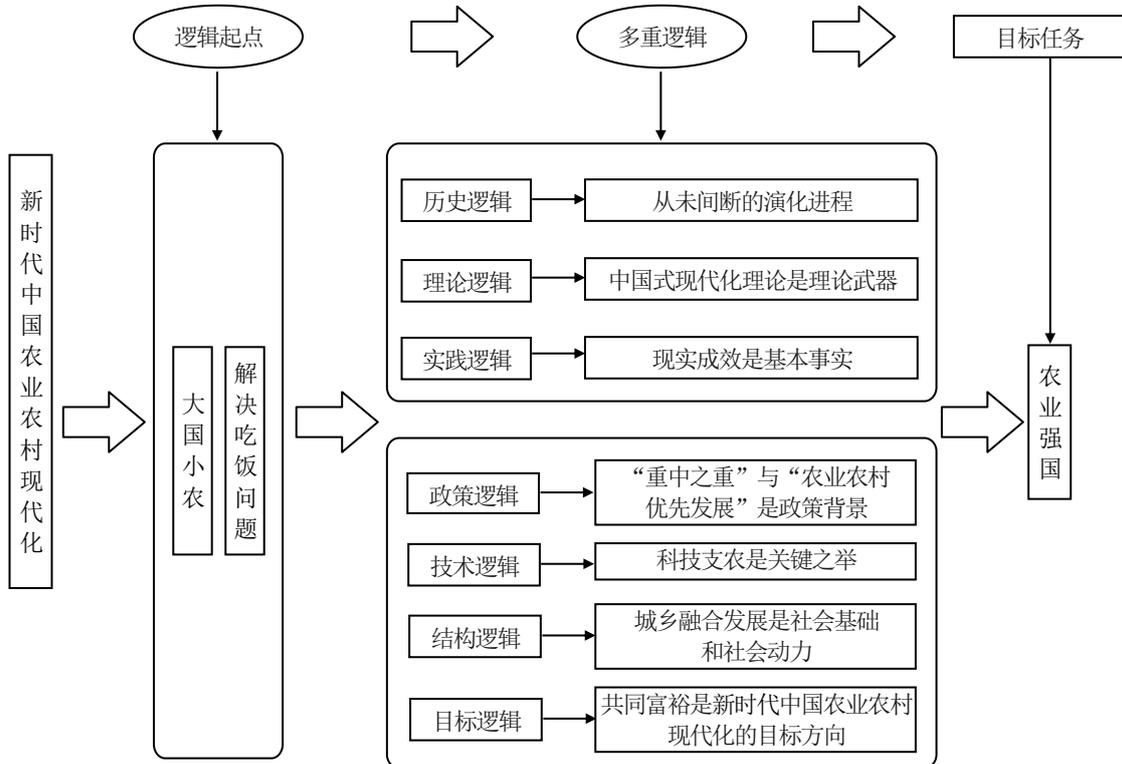


图1 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多重逻辑

（一）历史逻辑：中国在农业农村领域的现代化是从未间断的演化进程

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的梦想。在农本治国理念中，“农业兴、仓廩实”是筑牢太平盛世的根基（魏后凯和崔凯，202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从初期以合作化和集体化方式推进的农业现代化实践（丁志刚和王杰，2019），到改革开放时期渐进式市场化改革下的农业农村改革，再到新时代一体推进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在持续推进着，总体上经历了“初步探

索—制度建设—转型发展—深化升级—快速发展”的演进历程和发展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已经嵌入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框架。

1978年之前，初步探索阶段。在这一时期，工业化导向的现代化道路使得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发生一定程度的扭曲，农业部门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严重不足，国家创造性地提出了“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农业现代化路径。

1978—1991年，制度建设阶段。在这一时期，承包责任制度调动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相关的制度建设明显促进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但是，在该时期，农村要素“净流出”也抵消了制度创新的正效应，使得农业现代化进程总体上比较缓慢。

1992—2001年，转型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需要在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下重新定位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中长期目标，中国选择了以市场化为导向、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的现代农业。

2002—2011年，深化升级阶段。在这一时期，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农村公共财政基本框架得以建立，在统筹发展的理念和“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思路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了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步伐，但是，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业农村的“短板”地位。

2012年以来，快速发展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理念，全面深化农村各项改革，坚持农地流转与社会化服务“两条腿”走路，发展模式实现了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工农关系、城乡关系趋于协调，现代化进入换挡提速阶段。在新时代，以乡村全面振兴为核心，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是中国共产党在“三农”工作领域不懈探索与艰辛实践的结晶，是历史逻辑、人民意愿与实践需求相统一的必然结果。

纵观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可以发现，现代化始终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在国家对现代化的高度统筹下谋划农业农村发展的整个过程，深刻体现了对中国农业农村发展内在规律的精准把握与高度凝练，是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的战略抉择。只有坚持宏观历史视角、理清发展规律，才能在历史长河、时代风云中进一步明确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战略定位。

（二）理论逻辑：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依据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时代课题，是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未来愿景的带有规范性意义的系统化的科学理论建构（史小宁，2023）。任何国家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都不可能孤军奋战或独善其身，一定要符合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理论和一般规律。所以，中国必须立足国家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去探索并选择合适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和方向。现代化发展没有固定的模式和道路，制度设计、领导力量和国情等的不同决定了现代化理论建构的路径也应该是不同的。构建关于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既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农政理论作为总体引领，又需要将农耕文明作为基本内核，也需要面向“中国问题”，诠释“理论中的中国”，破除对西方理论原型的路径依赖，提升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自觉性（张明皓，2024）。

为实现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去谋篇布局，深入探索马克思主义农政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内源性机制和创造性转化机制，不断赋予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显著优势和实践特色。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在“三农”领域的具体运用，有助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底层支撑。中国从世界现代化全局出发，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思路，形成了完整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理论体系。例如：“六用三提高”^①和乡村振兴战略，在理论上总结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途径和目标；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坚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确保在新征程上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不掉队。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既是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行动指南，也有助于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实践逻辑：农业农村领域取得的现实成效是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事实

中国农业农村领域的现代化仍面临国际国内的诸多挑战，需要通过发展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来应对农业基础薄弱、农业生态和资源约束趋紧、城乡经济循环不畅等问题（杜志雄，2021）。但是，从发展条件来看，中国农业中长期发展的态势仍然是良好的，支撑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条件没有改变，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条件已经具备。从发展进程和建设成效看，截至2018年，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基本上完成了2/3（魏后凯和崔凯，2021）。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方向日益明朗，农业农村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基础地位得到不断巩固和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重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巨大成就。农产品数量质量齐增，粮食安全基础稳固。202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3908.2亿斤，比上年增长1.3%，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②。现代农业的生产体系、产业体系和经营体系逐渐完善，产业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不断发展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已经成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中坚力量。截至2023年10月末，已纳入全国家庭农场名录管理的家庭农场近400万个，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有221.6万家，组建的联合社有1.5万家。全国超过107万个组织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服务面积超过19.7亿亩次，服务小农户9100多万户^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联动带农，让农民更容易就地就业和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政策体系的完善大大推进了制度现代化。“三权”分置下农地产权权能的完善实现了农地市场化配置效率的提升，促进了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2021年中国农地流转面积约

^①“六用三提高”指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提高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素质、效益和竞争力。

^②资料来源：《202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3908.2亿斤，比上年增长1.3%——中国粮食生产再获丰收》，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2/content_6919648.htm。

^③资料来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保持良好发展势头》，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312/content_6921803.htm。

占承包地总面积的40%^①。乡村生态环境更加清洁，人居环境得到改善。2023年，中国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面积覆盖率达54.1%，化肥、农药利用率均超过41%，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78.3%，秸秆综合利用率达88%以上，农膜回收处置率稳定在80%^②以上。农民生活日益富裕，向共同富裕目标不断迈进。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12年的2.88缩小到2023年的2.39^③。与此同时，既要物质富足也要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崇高追求。推动农耕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能够实现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3年11月，中国共有22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数量居世界第一^④。而且，中国先后公布了六批传统村落名录，截至2023年3月，全国共有8155个传统村落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⑤。已经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既是恰逢其时、恰顺其势的，符合人民期盼和中国实际，也是被实践证明可行的。

（四）政策逻辑：“重中之重”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政策背景

长期以来，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积极推动公共财政向“三农”领域倾斜，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国已经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农业农村部门协调的体制机制（宋洪远等，2021）。强有力的国家推动和政府主导，形成了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鲜明特色。

中国“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变，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创造了积极有利的政策背景。党中央于2002年提出“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明确提出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导思想^⑥。这是党中央提出的新论断，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全面乡村振兴，均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展现了国家时刻关注农业农村发展的战略思维（蔡昉，2006）。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⑦，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偏向重工业、忽视农业和重视城市、轻视乡村的发展倾向，开启了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新时期。随着国家实力和政府调控能力的增强，中国有能力保证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能够利用经济增长的“红利”来加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并为其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支持。可以说，“重中之重”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政策背景。

^①资料来源：《耕地流转谨防非农化倾向》，<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1/1116/c1004-32283502.html>。

^②资料来源：《农业绿色底色更鲜明》，https://www.gov.cn/zhengce/202402/content_6931903.htm。

^③资料来源：《（聚焦三中全会）补齐“三农”短板 全会部署“城乡融合发展”》，<https://www.chinanews.com.cn/gn/2024/07-22/10255417.shtml>。

^④资料来源：《我国新增三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1/content_6914875.htm。

^⑤资料来源：《全国已有8155个传统村落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https://www.gov.cn/xinwen/2023-03/21/content_5747704.htm。

^⑥资料来源：《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多予，少取，放活”》，<https://www.chinanews.com.cn/2002-01-07/26/152466.html>。

^⑦资料来源：《人民日报人民要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9/0409/c1003-31018662.html>。

（五）技术逻辑：科技创新是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之举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既是推进各国现代化的根本动力，也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农业强国的必然选择。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科技现代化，例如：通过生物技术提高土地的产出水平，借助装备技术提升劳动生产力，依靠绿色技术推动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利用数字经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科技创新是利用现代技术、现代经营理念和现代装备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动力。如果不具备顶尖的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就难以实现世界级农业强国的地位（高旺盛等，2021）。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四个面向”，产生了一批具有领先性、独创性和标志性的重要科技成果，在两系法杂交水稻、人工合成淀粉、快速育种等领域取得重要突破，科技装备水平整体跃升，农业科技创新整体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并取得历史性成就。而且，科技创新体系和推广转化体系也在加快构建，基本上形成了产学研结合的多元化组织体系。自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以来，中国在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技术推广方面取得显著进展：截至2023年，中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6%，农业科技贡献率高达63.2%，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超过73%^①。数字农业和智慧农业为现代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数字要素的深度嵌入推动了农业领域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过程，促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转型，推动农业农村的发展模式从“技术—经济”范式向“科技—要素—产业”范式转变，重构农村经济、产业、要素等多层次、全方位的生态系统。高水准的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已成为有力保障重点农产品供应、突破资源环境制约“瓶颈”的强大支撑，是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不竭动力。因此，构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科技体系，掌握科技发展主动权，既是加快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之举，也是决胜之要。

（六）结构逻辑：城乡融合发展是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动力

现代化的社会基础是城乡关系协调发展，农民是社会结构的基础。城乡二元结构从对立、分割走向融合，需要在生产、生活、生态三个方面具备相应的条件。城乡关系的好坏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有的国家由于城乡收入差距过大而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威胁社会稳定与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发挥农业农村的空间优势、拓展投资领域优势、激发发展动能优势，以及发挥“蓄水池”“稳定器、压舱石”三大作用，让农民能够在城乡之间自由选择和转换，双向流动、进退有据。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为经济“软着陆”提供战略支持。这也是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特征之一。

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体面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场所。中国发展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现实矛盾，为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最直接的动因，也提出了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命题。通过“剪刀差”获取资本积累进而支持工业和城市

^①资料来源：《央广财评|从2000多亿斤到1.3万亿斤“中国饭碗”端得稳、端得牢》，<https://news.qq.com/rain/a/20241007A05UZK00>。

发展的模式，使得农业农村萎缩，阻碍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开启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协调发展的崭新格局。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走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2017年，中国启动了乡村振兴战略，要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①。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弱化、城乡关系逐步向好，“三农”的重要地位逐步提升。2023年，中国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攀升至66.16%^②。这一成就意味着，中国提前实现了“十四五”规划的目标。可以认为，尊重城乡融合的演变规律，确保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行稳致远，能够为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社会基础和社会动力。

（七）目标逻辑：共同富裕是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方向

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实质上反映了全体人民共享繁荣富强的现代化理念。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现代化要遵循“三步走”战略。“人民至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理念，要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鼓励多劳多得、勤劳致富，鼓励“先富带后富”，让全体人民过上好光景。数以亿计的农民成功实现了从站立起来到富足起来直至强大起来的历史性蜕变。因此，共同富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也是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特征和共享理念。

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挑战仍在农民和农村层面。只有农民真正富裕起来，城乡收入差距才能得到有效缩小，共同富裕的愿景才能真正实现。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是解决农业功能和农业收入之间矛盾的问题（王春光，2021）。要发展高质量农业，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要完善乡村产权体系，引导农民盘活资金、土地、技术、劳动力等资源要素，最大程度释放由居住地变更和职业转型带来的改革红利，拓展农民创业就业空间和增收致富渠道，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夯实共同富裕的基础。要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拓展农业农村的功能，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要确保农民全面参与现代化进程、分享现代化成果。可以说，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向往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

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尽管现代化是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的共同趋势，但是，中国没有照搬国际上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而是致力于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一直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为了实现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应该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保障粮食安全为前提，以保障农民权益为中心，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①资料来源：《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作重要讲话》，<https://news.12371.cn/2017/12/29/ART11514548988259610.shtml>。

^②资料来源：《从10.64%到66.16%——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成效卓然》，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9/content_6973635.htm。

进一步从知识维度进行挖掘可以发现，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形成了以主体特征、产业特征、道路特征、模式特征、政策特征、治理特征和价值特征为架构的基本特征（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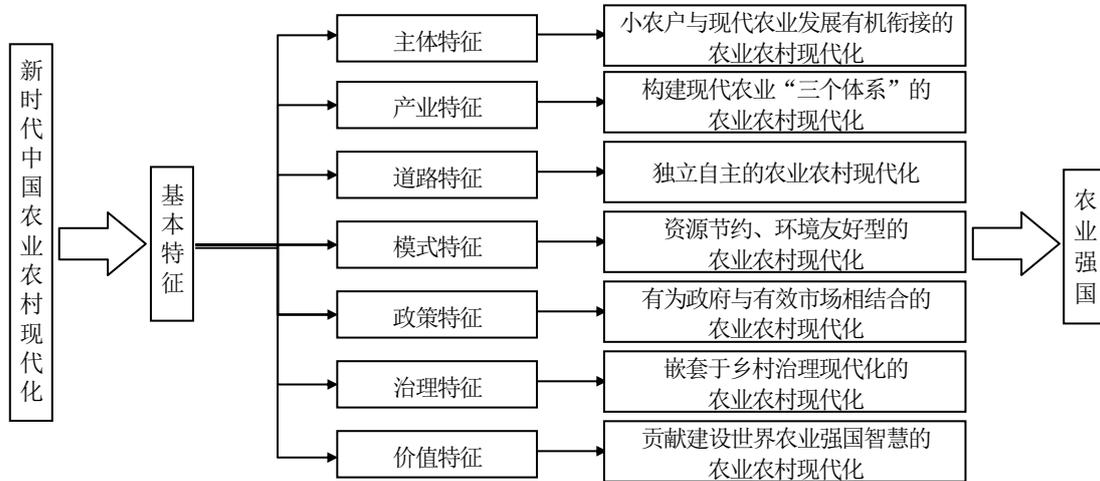


图2 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一）主体特征：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基本国情农情是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提。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将一直深远影响中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根据农业农村部的统计，2022年中国经营耕地面积不足10亩（不含未经营耕地）的农户共有19300.7万户，占经营耕地农户总数的比例仍高达82.9%^①。由于小农户的留守化、老龄化、低学历、兼业化等特征逐渐明显，需要改造小农户并将其引导到现代化发展的轨道上来。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小农的性质和命运，小农户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没有消亡，而是走向新生并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这正是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特色之一。

小农户是新时代中国农业的微观组织基础，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应当成为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坚守的基本路径（阮文彪，2019）。具体而言，一是要发挥土地集体所有制对小农户实现现代化的支持作用。土地集体所有制是农民组织化的制度基础，是奠定中国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石。在不同发展阶段和历史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奠定了相应的组织基础。因此，农村集体的再造可以夯实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组织基础和主体结构。二是要走农业产业化道路。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土地仍然是农民的基本保障。中国既保留了以小农户为基本单位的生产形式，又致力于克服小农户与大市场、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三是要加速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挥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规模效应和劳动、技术等要素的替代效应，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更好地服务小农户。因此，在“大国小农”的背景下，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可以说是参与人数最多、参与

^①资料来源：《以农业经营体系现代化助推农业现代化——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专题解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791122。

主体最多元的现代化。创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效衔接的方式，例如城乡互助式集贸市场、农文旅融合等，都是以小农户为主体的行动实践。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构成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主体特征。

（二）产业特征：构建现代农业“三个体系”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构建现代化的农业生产体系、产业体系和经营体系是实现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任务。需要发挥农业比较优势，使资源利用更加集约高效，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多元主体和高水平产业化融合发展拓展产业链条、健全供应链管理、强化价值链提升。只有这样，才能推进农业生产体系、产业体系和经营体系的现代化以及乡村产业系统的优质高效转型升级。

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实现动能转换，重构现代农业的生产、产业、经营这三个体系。一是要建设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中国农业有一定的资源禀赋优势，在加快构建现代化农业生产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具有明显且独特的多元化综合优势。这一优势与美国基于资源禀赋的农业模式、日本注重精细化管理的农业风格、以色列节水灌溉技术的领先地位以及荷兰在设施农业上的成就不同。具体而言，中国农业的独特性表现在地区之间资源禀赋差异大和产品产业类型多两个方面。东北地区的规模化生产、西北地区的旱作农业生产、东部沿海地区的都市农业、西南山区的特色产业，共同保障了重要农产品的多元化生产，既有助于保障产业安全的主动权，也有助于促进特色产业的发展。二是要建设现代化农业产业体系。农业农村现代化并非机械地将城市产业体系直接移植到乡村，而是要促进乡村地区独特的新兴产业与新兴业态的蓬勃发展。在这个过程中，要强调创新与差异化发展。同时，要使农业的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产业链更加完整，明显提升农业的产业质量和产业韧性，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三是要建设现代化农业经营体系。要进一步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优化“三权”分置制度设置，减小农地权益保护和土地关系调整的张力，既要推动适度规模经营，也要保证公平公正，要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生产经营、社会化服务等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道路特征：独立自主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独立自主既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世界上没有固定的现代化模式，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放眼全世界，可以将农业现代化归纳为三大模式：一是以北美各国为代表的大规模集约化发展模式；二是日本和荷兰的精细化、高效能发展模式；三是以法国和意大利等国为代表的，注重由数字化技术和高附加值产业驱动的现代农业生产模式。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发展使命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能走西方模式，独特的国情农情也决定了中国必须独立自主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具体而言：一是要更好地立足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人口规模巨大，不仅意味着发展任务的繁重艰巨，也意味着区域的差异化和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必须适应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向自身的历史和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处理好“三农”关系。发展要与劳动力转移速度相适应，与城镇化水平相适应，从而开辟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崭新道路。二是要把握基本制度特征。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作用，注重明晰产权关系，尊重和保障农民基本权利。必须从多方面发力，巩固和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提高“统”的水平，为“分”

提供必要的服务。三是要因地制宜，多路并举。要不断推动机械化、规模化、社会化、绿色化以及国际化发展，多元化的发展路径能够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要求（蒋和平，2018），有助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得远、走得好。

（四）模式特征：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目的是树立以节约资源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农业和生态环境的联系最为紧密，生态环境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基本底色。从“十四五”开始到2024年7月，全国新增完成环境整治的行政村有6.7万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率在45%以上^①，农村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不过，中国仍需坚定不移地推行高产高效、绿色安全、资源节约以及环境友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模式。在具体的操作方面，一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让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齐头并进，使资源要素得到保护并能够永续利用。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绿色发展置于新时代推进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优先地位，加大力度推进生态领域政策创新。二是优化农业农村科技领域战略布局。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和政策保障体系，推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现代化。三是要有将农村的空间资源与新业态相结合的系统思维。要坚持生态保护，以补齐生态建设和质量安全短板为重点实现农业农村绿色发展，要注重资源的永续利用、发挥生态资源的多样性功能。要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建设，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推动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全力构建减碳、增汇、绿色、优质的新型现代农业农村发展新格局。这种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模式，既能满足向生态经济转型的要求，也能够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性调整，有助于形成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优势。

（五）政策特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发展成功的关键在于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以及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结合。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具有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政府调控为辅的特征，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政府、市场的协同互补形成发展合力（樊鹏飞等，2022）。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必须继续坚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在具体实施上：一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既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和一国的资源结构特征会决定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具体道路。历史实践证明，通过单一的计划机制配置资源的结果大多是低效甚至失败的。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产权的明晰化和要素的流动化，带来了长期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农业和农村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逐步向产业化、商品化、专业化和现代化转变。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也在不断加快。市场机制在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直接表现为“六用三提高”，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表现为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协调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说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选择。二是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完善“三农”

^①资料来源：《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7/content_6965103.htm。

支持保护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也在主动创造、引导和培育市场，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政府也正在探索构建中国特色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在新时代，中国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确保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采取全方位的政策为农业农村现代化保驾护航，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成果更好地惠及农业农村现代化。

（六）治理特征：乡村治理现代化基础上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中国农村的产权制度趋于成熟和稳定，城乡规划已经进行了深刻调整，农村治理体制也在逐步调整。2024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经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截至2022年2月，全国乡镇、村、组三级共建立集体经济组织约96万个。这些集体经济组织均已在农业农村部门注册登记并取得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登记证书^①。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主要任务，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是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侧面反映。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必须加强党在农村工作中的领导，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丰富农村治理内容，创新农村治理手段，完善农村治理体系，改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使农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明显成效（韩俊，2020）；要创新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模式，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拓展科技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范围，探索“数字+三治”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钟真等，2021）；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分区、分类推进乡村振兴和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探索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制机制，不断提高农民的主体性参与程度，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扎实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七）价值特征：为各国农业强国建设提供中国智慧的农业农村现代化

农业强国的“强”主要体现在供给保障、科技装备、经营体系、产业韧性、竞争能力等方面。中国是农业大国和农产品贸易大国，有着保障农产品全球供应链安全的责任。农业的国际化是全球农业生产水平提高的结果，提升国际市场参与能力是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2019年，中国农业劳均增加值（含农林渔业）约为5609美元（2015年美元价），是1991年农业劳均增加值的5.87倍。而同一时期，世界农业劳均增加值增长约1.80倍，包括中国在内的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农业劳均增加值增长约3.25倍。如果把世界平均水平的农业劳均增加值作为100的话，则中国农业生产率的相对水平从1991年的66.3%提高到了2019年的139.0%左右；若以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的水平作为100，则中国农业生产率相对水平从1991年的67.2%提高到了2019年的92.8%左右（魏后凯，2022）。可见，中国农业生产率的增加促进了世界农业生产率的生长，为加快世界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除此之外，中国高度重视粮食安全，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提供了许多中国智慧。

^①资料来源：《中央一号文件发布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https://cali.swupl.edu.cn/xwdt/315303.htm>。

2021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483千克的历史新高,谷物自给率超过95%^①,确保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战略底线。中国立足本国的国情和农情,将视角转向全球化大流通,统筹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不断探索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中国还致力于加快农业绿色转型,推动农业农村的绿色发展,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因此,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开放性特征不仅会影响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方向,也将为世界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重要贡献。

五、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关键要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树立国际视野,以党建引领为根本,以乡村振兴为导向,以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为手段,因地制宜,适时增强战略实施的灵活性,增强政策和策略选择的柔性。只有这样,才能自主选择 and 创造出适合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一)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是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和根本保证

坚定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与核心组织力量是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和根本保证。具体而言,一是要坚持通过党建引领组织振兴,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确保党始终总揽现代化建设全局、协调各方关系;完善党领导“三农”工作的制度体系,提高党在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上的能力;坚持和完善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创新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扎实推进基层党建,确保基层党组织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优化村级干部队伍,建设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一懂两爱”工作队伍,特别要培养有志向、有梦想、有责任、能创业的青年党员,深入基层,努力解决农村基层管理主体弱化、缺失和边缘化的问题,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二是党政同责保障粮食安全。要制定粮食生产方案,逐级建立粮食生产责任台账并逐级进行任务分解,保耕地、保面积、保产量、保自给率,层层压实责任,抓早抓好抓落实。三是完善政府宏观调控职能。要坚持党建引领,积极构建服务型政府,强化公共服务能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创新调控手段,依靠市场化、法治化手段推进治理现代化,形成多元化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推进“三治融合”并不断丰富其内涵与形式,打造乡村善治。

(二) 深化农业农村制度改革是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制度保障

深化农业农村制度改革是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先决要素与制度基石,不仅会影响农业农村自身的发展,也会影响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稳定。具体而言,一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工作,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要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和服务体系,完善承包地经营权流转价格形成机制,进一步释放农地“三权”分置的制度效应,协同推进土地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二是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确保农民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依靠农民、组织农民,发挥农民的积极性、

^①资料来源:《进一步夯实粮食数量型安全保障能力》, https://www.ndrc.gov.cn/wsdwhfz/202302/t20230221_1349062.html。

主动性和创造性，培养一大批新型职业农民，在战略层面上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尊重农业经营主体的自主性，为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基础和保障；加快建设国家级农业高新区，发挥其“国家队”的地位和龙头牵引作用。三是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要推进质量兴农、科技强农、品牌强农等强农行动，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提高粮食安全水平；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和生产布局，发展劳动、技术、资本“多密集”的比较优势产业，增强农业发展韧性，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四是破解小农户和现代农业之间的互斥性困境，帮助和发展富裕小农户，带动小农户的分化和发展，创新农业生产经营模式，推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使农业农村现代化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实现同步发展。

（三）乡村振兴战略是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导向和重要依据

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统筹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建设，同步推进农业强国建设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一是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要健全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推动生产要素和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形成良好的城乡关系；要推进以县域为基本载体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在县域范围内的优化配置，提升农民进城就业的稳定性；要对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分阶段目标，协同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二是把为民谋福祉作为根本宗旨。科学把握人口分化的实际情况，从多渠道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培育“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促进共同富裕，激发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是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要在进行生产潜力和资源承载力评估的基础上，优化与承载力相匹配的农业产业结构，持续推进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推广低碳绿色循环的农业发展模式；要形成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社会有序的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李凡略和何可，2024）。四是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要加快培育新型农民，提升农民精神风貌，让农民从思想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科学文化素养和行为方式各个方面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要守正创新，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保护好乡村文化瑰宝，保护农村传统村落，留住田园风光和美丽乡愁；要提高农村生活的品质，引导农民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扎实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五是抓实抓好乡村治理。要鼓励基层大胆实践和创新，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治理；要利用现代信息手段赋能乡村治理，促进数字化与治理资源的有效衔接；要推广实施积分制、清单制、乡风不文明行为整治等乡村治理创新经验，解决乡村治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四）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关键举措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是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客观要求，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一是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充分尊重、调动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创造性；要始终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以机会公平、服务均等、成果普惠为原则，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全统一大市场（钟甫宁，2024）。二是提高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要建立值得信任的政府，不断激励和约束政府行为。在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要积极提供政策上的引导，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的支持，监督和鼓励各方落实主体责任，协调各方利益；要坚持农业现代化、农

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体推进。要市场发挥功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打破城乡要素壁垒，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加强对农业生产要素的投资，引导社会资本积极投资；要提高农业政策性保险的普及性和适用性，形成以财政资金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中国特色强农惠农政策体系。三是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背景下，要侧重于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优化政府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中的宏观调控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综合运用财政、金融、保险等多种政策工具；最重要的是，需要政府和市场根据农村主体的特点针对性发挥作用，不断寻求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展的契合点。

（五）以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强劲引擎和实践动力

推动科技创新与农业农村发展的深度融合，能够实现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在具体操作方面，一是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创新在“三农”工作中的地位，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要实施科技兴农和科技强农战略，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提高政府对农业科技创新的财政支持力度；要加快推进自主创新，推进农业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实施农业科技领域的揭榜挂帅、部省联动机制，发挥中国的体制优势，集中突破颠覆性、原创性的农业前沿理论。二是深化产学研用的融合发展，推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具有产业优势的高标准现代产业园，通过先进的农业企业、农业人才和技术等促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快数字农业和数字乡村建设。要大胆探索农业的新业态和新模式，特别是要推动智慧农业、数字农业在现代农业中的应用与发展。四是提升经营主体的科技素养，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培养农业经营主体的理念，提升农业经营主体的技能和“智能”，提高农业经营主体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并开展有效应用的能力和水平；要提升农业经营主体的人力资本水平，使其充分分享科技发展的红利。

（六）提升国际市场竞争能力是推进新时代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显性标志和世界贡献

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有关规则，中国要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一是要积极主动参与全球农业分工，优化农业的区域资源配置情况，拓展农业的国际合作空间；实施农产品多元化进口战略，调整并优化农产品交易方式和贸易格局；强化国际合作，拓展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合作，帮助沿线国家提高农业科技水平，缓解全球粮食供给压力。二是在稳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深化经营体制改革，提升农业国际竞争能力；秉持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保障体系，优先保障粮食安全，优化粮棉油等农产品供给结构；增强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升农业国际竞争力和市场话语权。三是积极推进农业国际化，培育国际领先的粮食企业与农产品贸易商，强化关键物流节点的调控能力，巩固并提升中国农产品供应链的韧性；强化各级政府的底线思维和危机管理意识，提前预防农业风险，防止常态风险和非常态风险的蔓延，有效应对“黑天鹅”“灰犀牛”等事件；以稳产保供化解不确定性，减少风险引发的损失，增强发展韧性和应变能力，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参考文献

1. 蔡昉, 2006: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第1期, 第11-17页。

- 2.蔡昉, 2024: 《以劳动生产率为抓手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中国农村经济》第7期, 第2-15页。
- 3.陈明, 2022: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与国际比较》, 《经济体制改革》第4期, 第151-159页。
- 4.陈文胜, 2024: 《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前沿趋势与路径选择》, 《山东社会科学》第6期, 第16-27页。
- 5.陈锡文, 2018: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第5-12页。
- 6.丁志刚、王杰, 2019: 《中国乡村治理70年: 历史演进与逻辑理路》, 《中国农村观察》第4期, 第18-34页。
- 7.杜志雄, 2021: 《农业农村现代化: 内涵辨析、问题挑战与实现路径》,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第1-10页。
- 8.杜志雄、来晓东, 2023: 《农业强国目标下的农业现代化: 重点任务、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东岳论丛》第12期, 第16-23页。
- 9.樊鹏飞、苏敏、刘洋、冯淑怡, 2022: 《面向农业现代化的公共政策选择——以农业经营方式转型为例》, 《中国农村观察》第5期, 第2-20页。
- 10.高杰、苏艺、付娆, 2023: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科学解析、生成逻辑与推进战略》, 《农村经济》第3期, 第1-9页。
- 11.高旺盛、王小龙、杨富裕、雷薪玉、陈源泉, 2021: 《农业科技强国评价指标体系与中国实现度分析》,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第12期, 第1-10页。
- 12.巩前文, 2023: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内涵、特征与路径》,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第6期, 第29-37页。
- 1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课题组, 2021: 《新发展阶段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特征和评价体系》, 《改革》第9期, 第1-15页。
- 14.韩俊, 2020: 《准确把握党管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 提高做好新时代农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农村工作通讯》第15期, 第24-27页。
- 15.韩长赋, 2011: 《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努力实现“三化”同步发展》, 《农业经济问题》第11期, 第4-7页。
- 16.黄季焜、苏岚岚、王悦, 2024: 《数字技术促进农业农村发展: 机遇、挑战和推进思路》, 《中国农村经济》第1期, 第21-40页。
- 17.黄益平, 2024: 《金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中国农村经济》第1期, 第12-16页。
- 18.姜长云, 2022: 《推进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要科学把握三个关键词》, 《财经智库》第6期, 第21-34页。
- 19.姜长云、李俊茹, 2021: 《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内涵、外延的思考》, 《学术界》第5期, 第14-23页。
- 20.蒋和平, 2018: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与未来发展思路》, 《农业经济问题》第8期, 第51-59页。
- 21.匡远配、陆钰凤, 2016: 《农地流转实现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同步转型了吗》, 《农业经济问题》第11期, 第4-14页。
- 22.蓝红星、王婷昱、施帝斌, 2023: 《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 生成逻辑、内涵特征与推进方略》, 《改革》第7期, 第105-115页。
- 23.李成贵, 2019: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智慧中国》第6期, 第88-89页。

- 24.李凡略、何可, 2024: 《发展生态低碳农业: 历史传承与中国式现代化追求》,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第3期, 第1-8页。
- 25.李静、陈亚坤, 2022: 《农业公司化是农业现代化必由之路》, 《中国农村经济》第8期, 第52-69页。
- 26.李明星、覃玥, 2022: 《农业农村现代化: 历史回溯、时代内涵、目标定位与实现路径》, 《当代经济研究》第11期, 第71-82页。
- 27.李裕瑞、王婧、刘彦随、龙花楼, 2014: 《中国“四化”协调发展的区域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地理学报》第2期, 第199-212页。
- 28.刘吉双、白洋、刘子洋, 2023: 《中国特色“并联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第9-18页。
- 29.龙冬平、李同昇、苗园园、于正松, 2014: 《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空间分异及类型》, 《地理学报》第2期, 第213-226页。
- 30.阮文彪, 2019: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经验证据、突出矛盾与路径选择》, 《中国农村观察》第1期, 第15-32页。
- 31.史小宁, 2023: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贵州社会科学》第4期, 第4-12页。
- 32.宋洪远、张益、江帆, 2021: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三农”政策实践》, 《中国农村经济》第7期, 第2-23页。
- 33.唐华俊、吴永常、陈学渊, 2023: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 演进特征、问题挑战与政策建议》, 《农业经济问题》第4期, 第4-13页。
- 34.王春光, 2021: 《迈向共同富裕——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行动和路径的社会学思考》, 《社会学研究》第2期, 第29-45页。
- 35.魏后凯, 2022: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及其世界意义》, 《经济日报》7月5日10版。
- 36.魏后凯, 2024: 《准确把握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科学内涵》, 《中国农村经济》第1期, 第2-5页。
- 37.魏后凯、崔凯, 2021: 《面向2035年的中国农业现代化战略》, 《China Economist》第1期, 第18-41页。
- 38.魏后凯、崔凯, 2022: 《建设农业强国的中国道路: 基本逻辑、进程研判与战略支撑》, 《中国农村经济》第1期, 第2-23页。
- 39.吴忠民, 2022: 《论中国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互动的主要特征》,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4期, 第11-19页。
- 40.解安、张曾, 2024: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早期探索及当代启示——基于毛泽东关于农业机械化的系列论述》,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1期, 第66-75页。
- 41.熊小林, 2018: 《聚焦乡村振兴战略, 探究农业农村现代化方略——“乡村振兴战略研讨会”会议综述》, 《中国农村经济》第1期, 第138-143页。
- 42.张红宇, 2022: 《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 《农村.农业.农民》第21期, 第8-11页。
- 43.张明皓, 2024: 《走自己的路: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理论建构与路径选择》,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第5-18页。

44. 张晓山, 2000: 《农民收入与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 《农业经济问题》第6期, 第2-9页。
45. 张远、杨艳平, 2023: 《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 运作逻辑、阻滞困境与路径突破》, 《当代经济研究》第12期, 第103-110页。
46. 钟甫宁, 2024: 《协调集中决策与分散决策, 加快全国统一农产品大市场建设》, 《中国农村经济》第1期, 第5-9页。
47. 钟真、谢东东、查紫振, 2021: 《“十四五”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取向与关键政策》, 《江海学刊》第2期, 第113-119页。
48.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 2024: 《农业农村现代化: 重点、难点与推进路径》, 《中国农村经济》第1期, 第2-20页。

(作者单位: ¹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²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

(责任编辑: 马太超)

The Multiple Logics,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Realization Path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KUANG Yuanpei PENG Yun LI Shanshan

Abstract: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untry's overall modernization. China'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encompasses multiple logics, which need to be discussed from the dimensions of history, theory, policy, structure, technology, and goal.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based on food security as the premis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s the driving for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means, green development as the path, common prosperity as the objective, and rural governance as the fundamental task, aligns with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has exhibited "Chinese-style"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subject, industry, pathway, model, policy, governance, and value. To achieve the goal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and to build China's strength in agricultu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deepen reforms in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by both government and market, continue to activate the factor market, and enhance the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hese help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hina'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providing a model for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ir pursuit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Keywords: China's Strength in Agriculture; Rural Revitalizatio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